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七

別傳十七

虬蟬傳

闕名

有徐玄之者自淞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其它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氍上置繒繖縱兵大獵飛

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劒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楪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

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竿簫
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
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獲網網籠
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
謂諸客曰予請為渭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
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鯪鰕百餘遽命
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
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

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饑色可
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今
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藝一無所見玄
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
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
宣言曰虬螭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
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
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虹追過宣訖以白

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堦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虬蜉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

王予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胷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識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蜃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謹者國必喪伏以王

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
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
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
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
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
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
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
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

言為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勾踐
非敢自周秦悲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
嶽王得疏即拜尉飛為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為
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蚺為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
各三百石其餘玄之侍後進止於是蚺詣宮門進表曰
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
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已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
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

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
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
厯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
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
傍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
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
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効伯禹亦非素志況今天圖將
變運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

退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
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
首敬聽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
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拜
舞稱賀曰啟隣國之慶也蜃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
曰何謂其然蜃飛曰大王逼脅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
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
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

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
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
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
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
宅不復凶矣

古今說海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八 別傳十八

甘棠靈會錄 闕名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
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
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淒淒春水綠野棠開盡

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候之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聳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

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
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小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
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
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檻偶見詩
人題一章駐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
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為席中一二公有其
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
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閭無近戚縞衣飲氣只

書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皆
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
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
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
欷歔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
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
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
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

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
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烏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
一夢中李固有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
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
照滄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
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裳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
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為人爵誤誰能
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

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齧宮水引故山
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
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小髭鬚者詩云新荆棘路舊
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
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
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
岩谷逡巡鬼車怪鴉相率啾唧哀猿老狸次第鳴呌頃
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

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
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
明達甘泉店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媼曰昨夜三更
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

此傷
涯餒

諸公枉死於
甘露之變也

古今說海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九 別傳十九

顏濬傳 闕名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

喜每住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歛衽不對及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為君類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

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監
閣黎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躡
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逐美人叙寒
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為
惜高閣痛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
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
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
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

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日偶有佳賓相訪
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
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
是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眷顧
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
仁何甚昔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
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而已
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寃女曠婦寡

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為我報讐
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樂美人大笑曰渾
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
者後為貴妃侍兒亡國之後為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
為侍湯膳者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為所殺
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改葬於雷塘側不得從
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閒事不如命
酒畧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

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減悲風綵牋
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
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
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昔如何兩朝
唯有長江水依舊門前作逝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
麗華秋江寒月綺窻斜慙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
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好京昭儀來謁貴妃曰
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

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
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鷄鳴孔貴嬪等俱起
各辭而去潛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
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
更卜一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潛翌日惓然若有
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路近清溪松桂丘墟詢之於
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
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

以奠之

古今說海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

別傳二十

張無頗傳

闕名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
改移投詣無所愁疾卧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
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

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予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

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
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
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
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
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
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
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
知君有神膏僮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

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
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
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
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
所苦遂出玉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
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醮
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
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

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
犀已鉅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
青衣叩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
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
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
落砌花又曰鶯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
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
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

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逼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為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

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
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
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
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
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為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
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
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筭耳

遂與王別曰三年即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
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
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
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
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
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古今說海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一 別傳二十一

板橋記 闕名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
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
而家甚富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

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得最深處一榻與主人房壁相近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窸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

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嚙之二物
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
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
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約計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
子礱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麪作燒餅數枚
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
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
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

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
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
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
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
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
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
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置燒餅數枚於盤中訖
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

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
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
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
與取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
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
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
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
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

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
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
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古今說海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二 別傳二十二

鄴侯外傳 闕名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
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
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

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泌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儼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名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

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為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

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均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

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于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蘂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蘂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

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
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
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當為
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為妙泌泣謝之爾後為
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
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為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
郡經年與遊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
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

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
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
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
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
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
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
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
德經肅宗為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之交尋為楊

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
靳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
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
興復志號王巨為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
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
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
鑣代宗時為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
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

崔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為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
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
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為寇
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為槁葉所籍
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
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賞也泌對
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
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

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

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為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潁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

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
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
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
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
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
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
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
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王簡已而

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祕書少監為江西
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
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
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
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
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
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
平章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

宮妃蕭氏母部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謹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陸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

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
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
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
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
為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
讀書於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
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
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

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鐐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

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
予於是遂寤後二歲為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
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
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
他為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
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
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
起望乞以痊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

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
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
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吾子
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
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
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
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
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

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
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
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
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
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
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
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
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

於是龍輔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
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
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
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
生者自為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
明為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為太子中宗睿宗
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
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

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
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
稷憂朕家事言皆為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
詔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
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
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
為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

且喜曰上皇已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
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
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
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
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
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
遍于洛下時泌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
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

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
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
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
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
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
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
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
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欵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

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

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姻懿耶

寧王以庭芝妹

為妃以此論之尤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

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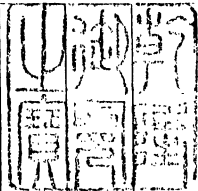
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

於朕耶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

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

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

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
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
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古今說海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四十三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寶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三

別傳二十三

洛京獵記

闕名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
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
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

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呵殿於通衢則犬彘絕跡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

于法乃降為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翦者走者見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遨遊於南隣北里間至是有聞於張直方延之觀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

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
知古衣之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
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
麓而鞬弋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
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
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
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
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

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
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
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閤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
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
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
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閤曰此乃劔
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
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

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
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
出知古前知古仍迷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
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
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
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樂櫺宏敞
帷幙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
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

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
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
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
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遇良人潘楊之睦可遵
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歛容曰僕文愧
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為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
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
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睠以佳

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譔浪而入白復出
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頻繁之敬
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
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孔
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荅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
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
淮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
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

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誓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少時則燎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謂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邪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荅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於

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梠而登階知古偃偃走於庭中四顧遜謝罵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闢闔扉猶聞諠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顏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坊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

乃述宵中恠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
有張直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
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
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栢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
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
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待內則束緼荷鍤且掘
且薰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置懼冒掛者應弦飲羽
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

世不諧而為狐貉所侮況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
袍則強死穢殯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
博士渤海徐公謹為余言之豈曰好恠以撫近事故傳
之焉

古今說海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四 別傳二十四

玉壺記 闕名

元和初有元脩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
荆右李庶人連累於驩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
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

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誼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
往看馬夜將午俄飄風歛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
所適突長鯨之鬐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
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沈然後
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但見天王尊像瑩然
于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
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劒戟目閃電光良
久而沒遂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

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
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
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
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
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
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
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
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

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
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
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
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
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省昔時有劉阮
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
節奏二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
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

冥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
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直南遊無因訪語夫人
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
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為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
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
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
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
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

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繒遶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

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
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為此行遂襟帶問
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
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
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為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憑寄吾子
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子為持此
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

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驪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

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儵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

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峯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古今說海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五

別傳二十五

姚生傳

闕名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鷲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

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鶯塵不到將遣
之日姚誠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積
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
墜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
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
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為物所牽襟
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
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

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
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
扣門搢簪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
入君衣裾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
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
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
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
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梭所擊之跡也三子

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
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
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裯席炳煥香氣殊異
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
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
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
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
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

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翊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

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妹廢業捶楚
為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
父須臾宣尼具冠劔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
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
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
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
兵符玉璫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
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覺風度夷曠神明

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為

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為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古今說海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六

別傳二十六

唐晁手記

唐 唐晁

唐晁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
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
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

中父亡哀毀過禮。晁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渭南
莊開元十八年。晁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
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
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
日。果有凶信。晁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
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
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彷彿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
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

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
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
初遠漸近眴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
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
曰兒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
君誠心不以沈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
眴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顏
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

妾非不欲盡也。晁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晁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即晁之亡女也。」晁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晁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晁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晁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

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況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暄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暄即如言笑謂暄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暄甚悲忤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

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
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為累晁懼不敢復問因問
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晁即命備
之既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
晁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
羣小謂晁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晁方記念別席飯
之其餘侍者晁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晁從京回日多
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

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叵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子今已成長叵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叵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叵令下床帷中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叵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歸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叵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叵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叵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

答可乎。晁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為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晁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晁訣別。晁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晁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晁執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暄為念
暄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
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
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
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
見暄手記

古今說海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七

別傳二十七

獨孤穆傳

闕名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
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
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

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舍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

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
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
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
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
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
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
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
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

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
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
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
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
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
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
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
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

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
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
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
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
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
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
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煙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土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
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笋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
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宸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
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

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

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
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
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
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
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
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為
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
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

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閤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

義不為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
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
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
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
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
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顏瑩未遷自
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
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

需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
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
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
遊惟予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
為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
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
穆亦恍忽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
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

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
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
乃深歎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
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
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
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
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
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

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輦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此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於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楊氏

古今說海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八

別傳二十八

王恭伯傳

闕名

裴謨王恭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
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
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恭伯

謂諶曰吾所以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
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覲乘雲駕鶴
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耶今仙海無
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而終不免就死恭伯將
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
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
歌鸞舞鳳與仙翁為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煙廁卿大
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夢醒

者不復低迷恭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
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肅妻之以女數年
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
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
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櫂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為吾乃
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乃諶也遽令
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
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

倦夜長尚秉燭遊沈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恭伯粵自出
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
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
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
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諫曰吾儕
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沈子浮魚鳥各適
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
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

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
我於此遂脩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謹
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
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
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蔥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
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
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劒珮之聲二青
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

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愁之
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
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
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
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
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
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為
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

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
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
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詣曰參評事
恭伯荅拜細視之乃恭伯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
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
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恭伯坐間取
一股色朱李投之趙顧恭伯潛繫於衣帶妓作之曲趙
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

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
召前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
人不到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憐其為俗所迷自投湯
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沈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
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宿命
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
恭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
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

恭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
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畢得歸私
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
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
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其筵足徵何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恭伯亦
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
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

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為蛤雉為蜃人為虎
腐草為螢蜣為蟬鯢為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
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古今說海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二十九

別傳二十九

中山狼傳

闕名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驂右捷禽鷙獸應
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
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

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
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
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
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
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
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
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為本
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

虞跋胡後虞鼃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
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
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蜎縮蜷屈蛇盤龜息以
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
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
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
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
于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

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
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
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
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
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狼助豺為虐君
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
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
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

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
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
曰適為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使
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為烏鳶食毋寧
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
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
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
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晨狼終

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為之拒遂至俱倦隔驢
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
持既久日昃荐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羣
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為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
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
踰時道無行人狼饒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
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
當為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

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
我否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
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
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
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
敘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
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
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

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詢三老今始值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愈饒甚望見老牯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牯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眉瞠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羣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

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効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
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
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淚
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
差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
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
硎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

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覲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啗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將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

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歔再三以杖叩狼脰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艱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唾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其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

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
大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
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
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
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古今說海卷四十九